

## 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雅觀樓

### 第四回 錢觀保結盟誓青樓 尤進縫作煙花月老

話講觀保游湖歸家，不免賴氏要問，只如前日云云。賴氏無詞，令其早睡。次早觀保起來，一人獨坐書房，想到昨日：「一娘待我何等恩愛情重，天下無此好人，須要同一娘枕席一齊，便是天上神仙了。記我臨行，他還約我今日暢敘幽情。可憐，淚珠兒都要滾將下來。我只得硬著心腸走出，今日一定去會他。此刻費、尤兩個哥哥，怎麼還不來。」那知費、尤已到，觀保一見便說：「今日須到雙喜堂走走，不可失信。」尤進縫說：「這不難，恐怕太親母不允。」觀保說：「母親托你二人帶我玩的，他有甚話說。」尤進縫說：「不能過夜，早去早回。」觀保說：「也罷。」就拉二人同行，此番又到雙喜堂，觀保熟徑，直到一娘房中。一娘梳洗方畢，擺上茶點，觀保與一娘同吃早湯。尤進縫在外，著伊家辦中晚兩頓，永日宴樂，外客概不准接。早飯後，費、尤同高、王二妓抹牌擲色為樂。觀保不博弈，只與一娘在房中，寸步不離。寫不出他千般纏綿，萬種纏綿之態，連午飯也在房中與一娘並坐而食。飯後無事，一娘問觀保貴庚，觀保說：「我今年十四歲。」一娘便歎口氣，不覺珠淚欲下。觀保不知何意，雙手捧住一娘粉面說：「你有甚苦惱？說與我聽。」一娘說：「我的苦處不能告訴人，惟有一時自己想想，淌淌眼淚就罷了。」一娘始終不說，觀保無計，說：「你再不說，我就跪在你面前哀求你說，把你心跪軟了。」一娘說：「我說也是白說，不如不說，留你跪去。你要我說，除非你娶了我，做了結髮夫妻，才對你講。」觀保說：「我一定娶你為妻，你肯嫁我麼？」一娘說：「我正為此事傷心，你今年十四歲，記我當初十四歲，嫁與陳大這狼心忘八，把家資蕩盡，去年將我送到雙喜堂接客。今年十六歲，從未遇見個好人。似你這般樣，風流儒雅，待人又好，恨不得與你生同羅帳，死則同墳。想我生來命薄，那裡有這樣福氣，都是妄想，空流下這幾點淚來，反惹人笑話。」觀保聽這番話，到認真哭起。一娘將他嘴按住說：「你放乖些，都是我這賤人嘴快不好，累你流淚。」觀保說：「你的心事，我已明白，你是真心要嫁我。但我十歲，父母又代我訂了尤家鳳姐，如何辦法？」一娘說：「只要真心娶我，男子三妻四妾，都是常事。你不曾聽過弦詞《十美圖》麼？」說著，觀保就雙膝跪地，對天發誓，說：「我錢世英若負了陳姐姐，不來娶他，就不逢好死，永墜地獄。」一娘自跪地發誓：「我若負心，不跟錢小官到老，叫我也不逢好死，永墜地獄。」當下二人私盟，費、尤不知，只道他們兩人做混賬鬼事，也不問，信他另有手談，消遣生活。到晚席上，費、尤與二妓百般戲謔，惟觀保與一娘正容端坐，彼此另有一種相親相近之意。雖費、尤這般狡獪，都猜不著。當晚花酒各散，觀保歸家。賴氏說：「今日又玩一天，也要歇歇。花市已過，到龍船市玩兩回罷。」觀保說：「今日不曾游湖，到戲園看戲，晚間小飲步月而回。」賴氏說：「也好，還有一件事，銀子大約用完，不可累他們兩個哥哥，再貼錢同你玩。明日拿封銀子，交與你舅子代你用。」一宿無話，次日觀保又獨坐書齋，暗忖說：「怎得將陳一娘娶了家來才好。若還母親不肯，我就假意尋死嚇他，不怕他不肯。須得尤哥哥來，同他商議。」是日費人才有事，尤進縫一人來。觀保見他到了，忙說：「我正等著人來請你，同你到茶館，有要話相商。」尤進縫說：「家裡說罷，無非要想雙喜堂敘舊。」觀保說：「非也，難得費兄未到，我和你靜處一談。」二人到了茶館，觀保將昨日陳一娘訂盟之事，說了一遍。尤進縫說：「只要捨得用幾千金，包管到手。所慮太太不肯，我就無法可使。」觀保說：「這要待我辦成銀子，盡有得用，不怕太太不肯。」尤進縫說：「此事長在我身上，今日午後，雙喜堂走走，你在家中權且瞞著，只到用銀子時，再去大題神通。」說著，觀保從袖中取出一封銀子，交與尤手。尤進縫說：「差得多哩。不到用銀子之時，這幾兩銀子不夠賞他家下人。」觀保說：「此是母親，恐怕這三四天內銀子用完，存封銀子你身上用，不必算甚麼賬。」尤進縫說：「我權存下，過一日到底開一清賬，交太太過目。此刻有件俗事，下午來約你，到雙喜堂吃酒。你兩個郎才女貌，真一對玉人也。」各散後，觀保下午，門戶望尤進縫。剛望得他個影兒，即迎上去，拉了同趕到雙喜堂。尤進縫自與高、王二妓鬼混，觀保搶進一娘房中。一娘並不抬身，說了句：「你來了，昨日的話你記不得了？」觀保說：「我怎麼記不得，今日到你家特為辦這件事。有尤大爺說合。」一娘說：「我又下了火坑了。」觀保摸頭不著，急問緣由。說：「我沒造化，昨日你在我房中，我二人對天發誓，我家忘八在外，將我呆包與院上個公子，即前日遊湖那個本京人，呆包八個月，錢八百兩，與東家高翠官平分，明日起到院，後要進京，若不買我，還可同你生死白頭，好歹守到十二月終。如有買我之信，我即與你永別了。」說著淚如雨下。「此一刻，還可陪你玩過今夜，等那公子來過宿，萬不能與你親近。」觀保聽說，猶如提到冷水中，即出房與尤進縫商議。尤進縫說：「這且莫談，俟我明日訪確。恐怕這小丫頭做的鬼，也未可知。你且胡亂鬧鬧，早些吃酒回去。」一刻，高翠官來，請二保房中擺酒，並觀保一同坐席。一娘出來，向觀保說：「今日不來陪你，他家三兒已到，把過信在外伺候，我得空著人來請你。彼此在心，我還要梳洗妝飾，重整羅幃，莫怪，莫怪。」觀保不樂，只得到二保房中。二保是個三十內外半老佳人，風塵多年。席間百般撩攘觀保，無奈落花有意，流水無情。酒至半酣，翠官出席。尤進縫也隨他出席，明讓觀保與二保訂交。觀保亦借二保消渴。事過，二保同觀保鬧到翠官房中。忽聞酣歌弦索之聲，卻是一娘陪本京人在上面客位，彈唱琵琶飲酒。觀保聞之，心中不樂，即拉尤進縫，「速走罷。」到家愁眉不展，面帶憂容。賴氏不知，說：「乖乖，往日玩了家來，歡歡喜喜，今日回來，為何不樂？是那個欺你，還是同尤哥哥攪嘴？有甚事，說與做娘的聽。只要你放乖些，隨便甚的事，你老子不肯，有我做主。」觀保到底是個小孩子，被娘一問，就把一娘如此這般，一一說出。賴氏說：「這件事你愁甚的，好個呆小伙。今日早些睡，明日請尤哥哥來，等我托他代你辦。」觀保說：「若本京人要買他怎麼？」賴氏說：「你又呆了，他是有夫之女，怎麼能強買他。我們先下手為強，預先說定價錢，多幾兩銀子與他男的，餘事人銀兩交。這些事，你家娘從前都代人辦過，那怕三隻眼王令官，我錢可通神。」觀保得了賴氏這番話，方轉憂為喜。

一宿已過，次日大早，賴氏著人請尤大爺說要緊話，即刻請到。尤聞請即至，賴氏重托尤進縫，代觀保辦陳一娘事。只要成功，不惜銀子。尤進縫說：「太親母委晚生辦這件事，敢不盡心。昨已同老妹丈談，恐怕高家見一娘與老妹丈這等親熱相好，做出本京人呆包八個月事，自抬聲價，希圖得多金亦未可知。俟晚生即去訪確，再來定計買他。」賴氏說：「尤小親翁，做事不錯，娼家往往如此做色。」尤進縫說：「我就此出馬。」賴氏說：「事成重謝。」尤進縫說：「豈有此理，骨親如何說此套話。只是一件事成，不能娶在家中，只好在外尋房居住，瞞著親友，寒舍斷不可曉得。」賴氏說：「看小親翁做事，可謂周密之至。」當下尤進縫四處訪實，果非虛情。即回賴氏信，商量謀買一娘。賴氏特辦一席，請他上坐。觀保執壺敬酒。賴氏親自上茶，大事奉托，朝上拜了一拜。尤進縫連忙回禮。又叫兒子下他一禮，連忙拉住，說：「如此盛意，晚生若不盡心，是禽獸不如。」當日席散，觀保送至大門，深深打一躬，說：「拜托，大事辦就，永不忘恩。」這些閒文不敘。尤進縫已有成見在胸，說：「這件大財爻，淌到我手裡來，我一生穿吃不了，明日須上緊代他捏成。」次日即來拉觀保，到雙喜堂吃酒。直接就與賴氏說：「遲了到二鼓後，即在他家過宿，明早家來。」賴氏點點頭，向觀保說：「到人家，睡覺放乖些，不要在牀上夜裡攪嘴。」說說笑笑出門，早到雙喜堂。真是事有湊巧，本京人住了一宿，次日官府點他出門公幹，有十餘日不到這。觀保到了高家，陳一娘即將觀保拉到房中。觀保即把娘允他一切說知。一娘大喜，不免有些瑣事，不敘。

且言尤進縫，進了翠官房中，說：「我有個大財神送你，你肯收下麼？」翠官說：「你我相好，不曾分家，諸事要你挑我。倘有財爻，均霑福庇，你伙計也不是外人。你的財神，我也曉得，此刻在一娘房中混賬哩。」尤進縫說：「你實在太油。」翠官說：「那有你，油進縫了。」尤進縫說：「我只會進你的縫。」翠官說：「你代我抹皮放乖。說說正經話，是件甚麼財氣？」尤進縫才說出，觀保要買一娘一番話。翠官說：「此事，小錢子沒得一萬兩銀子，須得五千兩才打得動他。他家男的，把這個女人當作搖錢樹一般，每年借他身體，要尋幾千兩銀子。有某少爺出銀千兩買他為妾，還打不動他。現在呆包一百兩一月，仍有差辦。也作一百兩，沒幾擔銀子，打他不動。你我代他做這件事，未免傷天害理，活拆散人家夫妻。不要尋千把兩銀子，我說萬金是寬打窄用，那裡沒人拜光，還要悄悄。」尤進縫說：「今日小錢在你家過夜，我陪你晚間談談。」翠官說：「又來挑我，我代你把事辦成，我也

不開這牢門，瘟氣難受。在這件事上，尋千把銀子，閉了堂名，和你過經紀日子。我從小做生意，到而今又沒得個親男人，混了這些年代。」尤進縫說：「若如此，我也不娶親了。」翠官說：「有了我，你也不敢出去胡行，試試我的手段。」尤進縫說：「還未到我家，預先吃醋。」翠官即把尤進縫身上一把掐，把個尤進縫掐了跳起來，說：「好奶奶，我不敢了。」翠官方才放手，同出房來，喚觀保一娘坐席。他二人同出房門，席間翠官發揮，敬觀保一大杯酒，要他即乾：「我代你做個好媒，你就明白了。」觀保不善飲，勉強吃了一口，早有一娘說：「你不濟事，我代你乾罷。」翠官看見，說：「這小丫頭，專會疼男人。明日嫁錢相公，真正當作兒子待哩。」當下說說笑笑，觀保忽問到二保：「如何不叫他出來吃酒？」翠官說：「他今日有人帶出遊湖去了。」這句話，提起一娘心中件事，說：「無恥淫貨，前日他把十四歲小孩子，拉了混賬，真正是個濫淫婦，不值錢。」把個觀保好沒意思。有尤進縫打花臉，說：「不用多言，大家早些進房乾正事。」隨即一娘起身，拉觀保進房吃酒。他們是熟徑，不敘。

單講尤進縫與翠官，夜間說定，一娘身價五千兩，陳一子淨得三千兩，外二千兩，媒人偏手當兌五百兩立契，餘俟抬人交兌清訖。次日一說與觀保，觀保歸家，告訴賴氏。賴氏說：「只要人合你式，幾千兩銀子不為過，須要穩妥，不可有變。」觀保說：「明日尤哥哥來，自然明白。事已定局，來年新正即可抬人。今年須要看所房子才好。」賴氏細想：「單門獨戶，沒人照應。他年紀又輕，如何住法，須想出一條萬全萬美善策，必要與人同住。家中親眷，一個都倚靠不得，就忽然想出一條路來，說眼前一個好好人家，如何忘卻。這因生出這一段無情枝葉，有分教：

錢成蝶舞如飛燕，又入尋常百姓家。

畢竟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